

阿彌 著

女搭檔



成都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一章 东洋女遭劫
- 第二章 姻缘石遗恨
- 第三章 娜尔美计划
- 第四章 赤柱湾激战
- 第五章 纯情女结谊
- 第六章 龙头帮末日
- 第七章 侠女魂归天

第一章 东洋女遭劫

1

夕阳以凤凰抖落美丽翎羽的媚态，骄傲地抖绚丽斑斓的色彩。顿时，狮子山上金色一片，像被夕阳收复的一座金山。

一架印着 **Japan** 字样的日航波音 747 班机，很惬意地落在香港启德机场。机翼上的“太阳”徽记，被金灿灿的晖映得通红耀眼。

在缓缓走下舷梯的乘客中，有一位身段颀长、美貌诱人的姑娘。她望着那边在迎候此次航班的人群，款款走过去，望能立即听到呼唤自己名字的声音。然而没有。在那一个翘首昂颈的人当中，竟然没有一个是她所认识的人。她不甘心再次四下寻视一遍，终于失望了。于是，她柔步匆匆向候机大厅走去。

在乘客们必须经过的绿色通道口，她向一位海关男士示了她的证件。那位男士机械地接过证件，但并不看证件眼，两眼只是直直地盯着她的脸。难道她的脸才是真正的件？如果换了别的姑娘，兴许会大光其火，说不定还会朝脸上啐口唾沫。

然而她却并没有生气，极平静极耐心地站在那儿等着。乎等上一个世纪她也不在乎。

的确，对于这种色迷迷的目光，她已经习以为常了。还在上中学的时候，她就曾问过父亲这是怎么回事，父亲毫不掩饰地告诉她道：“这是因为我的女儿长得比她妈妈还要漂亮。”

“先生，我初到贵地，请多关照。”一阵清脆而柔润的声音，将那位男士从恍惚中唤回神来，如梦方醒。

“小姐，愿为您效劳。可以走了。”那位男士连忙殷勤地把证件还给她。他望着她飘然而去的背影，暗暗地在心里说：“可爱的日本小姐，我真想永远关照你！”

可这心声是送不到的，她头也不回地往候机大厅后面走去了，然后进到公用电话间里。拨动号码盘后，话筒里很快传出一个强劲有力的声音。

“是纯子吗？哎呀！瞧我，都把这事儿给忘了。……好好好，怨我怨我，你等着呵，我这就派车去接你！噢，我现在马上要出去办点儿事，请你多原谅咯。”

“哥，想不到你还是那么浪荡，这么要紧的事都给忘了。好嘛，看我不在父亲面前诅咒你。”纯子娇昵地责怪道。

“妹，你要嘴下留情喔。别忘了，你这次来港参加竞选，还要哥关照你哟。”

“那就看你往后的行动了。到时候可别怨我不客气了。”

纯子说完，气吁幽怨地放下话筒，走出电话间，来到候机大厅门外，等待她哥哥派来接她的人。

她这时看见不远处停放着一些“的士”，一个念头顿时油然而起：“一定要哥哥着急一下，要他亲自来给我赔罪。”于是她招手叫了一辆“的士”，吩咐司机送她到“美丽华”酒店。

她满脸不悦地坐在汽车里，心中不断腾起阵阵怨火。对

沿途从车窗一闪而过的繁华景色也无心浏览，闭目沉思着。

此时，她想到自己为参加在香港举办的“亚洲小姐”竞选活动而费尽心血的种种经过。父母亲专门请来这方面的专家，辅导她训练在竞选活动中需要完成的各个科目。3个月后，那位专家把握十足地预言，凭纯子的仪态、体态和她所具备的各项素质，已可以参加摘取“亚洲小姐”桂冠的决赛竞争了。

她又想到临行时的那一幕，父亲和妈咪都去机场为她送行。不仅如此，连她的亲朋学友，还有为她辛勤训导的专家，以及父亲的属下管事们，全都拥入了候机厅，对她寄予莫大的希望。

送行的人们捧给她一束束艳丽多姿的鲜花，使她应接不暇，难以顾及。那些鲜花把她映衬得更加妩媚艳美，大厅里所有好奇求美的人都对她的那副容貌啧啧赞叹。录影相机的闪光灯不停闪烁，使整个候机大厅像是顷刻间变成了一个偌大的绚丽舞台。她幸福地陶醉在这鲜花簇拥的舞台之中……

那情景，仿佛她已经名列“亚洲小姐”的榜首了。

可是一到香港，别说鲜花，连个来接她的人也没有。她不能不怨恨她的哥哥，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她，使她几乎要失掉参赛的信心和兴致了！她越思越烦，越想越恼，心里暗暗发誓：

“这次我得给他点厉害瞧瞧！”

大概纯子已经想好了如何惩治她哥哥的妙计良策，脸上又露出了狡黠的微笑。

当“的士”拐进金巴利道这条僻静的窄街背巷时，一辆黑色奔驰房车突然从后面赶上来，急停在“的士”的前面，使

“的士”来不及刹车就撞了上去，黑色奔驰房车的两个尾灯被撞得粉碎。

立刻，从黑色奔驰房车上窜出两个体格健壮、凶恶强悍的大汉，其中一个满脸络腮胡须的大汉冲到“的士”跟前，一把将司机从车里拖出来，猛地挥拳砸过去。

“哎哟！……”司机惨叫一声，满嘴喷血，不省人事地倒在地上。

另一个大汉拉开“的士”的后侧门，凶狠地把纯子拉出车。

“你们要干啥！”纯子恐惧地大声喊叫，全身不住颤抖。

“别叫，再叫就要你的命！”满脸络腮胡须的大汉手里攥着一把寒光闪亮的匕首逼住纯子。另一个大汉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手巾，使劲塞在纯子的嘴里。

两个凶煞的大汉迅速将纯子扔进奔驰房车，然后驾车朝港岛方向急驶而去。

“老板，老板，货已到手，请吩咐！”络腮胡大汉持无线电话轻声呼叫道。

“交给少老板，她知道怎样处置。哈哈……”话筒里传出一阵令人畏惧的狂笑。

纯子被这狂笑声震慑得懵然昏眩，连挣扎一下的力气和胆量也没有了。可是一个大汉仍然一刻不放地用手臂紧紧箍住她的身体，以致她感到呼吸都很困难。

一辆墨黑色奔驰轿车在两辆宝马轿车的护卫下，缓缓驶进西环的一个汽车废弃场。

这3辆轿车刚驶到一块宽敞的空地上，对面突然亮起了

几道雪白耀眼的光柱。

“停下。”奔驰车内，一个英俊的年青人低声喝令道。

两辆宝马轿车紧跟上去，并排停在奔驰轿车的前面，呈“品”字形展开。

从3辆轿车中跳下十来个人，其中一个手里拎着一只高级密码箱，紧贴在那个英俊的年青人身边。其他人在他俩的后面一字形列开，个个显得威武骁勇，脸上露着威严冷峻的神色。

“西园君，你准时前来赴约，够朋友！幸会幸会！”

说话的人是一个老者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框眼镜。他身边也站着一个手里拎着密码箱的人，他俩的身后也有十来个人一字形列开。在离他们只有10多码的地方，也同样摆着3辆轿车。

“沈老板，货带来了吗？”西园正雄望着对峙着的那排人说。

“那还用问。不过，还是老规矩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”

“好，痛快！”西园正雄向身旁一挥手指，他身旁的那人立刻提着密码箱朝对面走去。

对面那个提着密码箱的人同时朝这边走来。他俩在距双方的中点交换了密码箱，并打开箱盖看了看，又各自回到原地。

西园正雄接过交换来的箱子，打开，拿出一袋白色粉末，然后用匕首挑开塑料袋，沾了一点白粉放在舌尖品了品，说：

“沈老板，够朋友，后会有期！”西园正雄双手一拱，以示满意。

“西园君，过奖了。今后我的事还得仰仗你的关照！”沈

老板说完，挥手示意他的人上车离开这里。

“哒哒哒哒……”

一阵急促的枪响之后，沈老板和他的全部人马一声没吭地倒在了血泊中。

西园正雄的手下们提着 MPSK 小型冲锋枪冲过去。西园正雄跟着过去用脚踢了踢沈老板，见他已经命归黄泉，便说：

“沈老板，对不起啦，我们之间的生意就到此为止了！”

接着，西园正雄朝手下们吼了一声：

“快撤！”

他们迅速钻进 3 辆轿车，一溜烟地消失在夜幕中。

西园正雄的别墅座落在浅水湾东南的寿臣山下。它依山傍海，绿树林荫，鲜花簇拥，草坪如茵，四周环境优雅宁静，是让人留连忘返的上好去处。尤其是当你登上别墅的楼亭，便既可领略一望无涯的海上风光，又可观赏寿臣山的迷离神韵。

4 年前，西园正雄受家父重托到香港开辟对外市场，并立足于香港，以逐渐扩展亚太地区的经济网络。他一踏上香港的土地就预感到，这是一个扩展西园家族事业的绝好港岛。

他四处浏览，留心注意选择修建别墅的位置，最后选定了浅水湾这个地方。

别墅是按日本最新款式设计建造的，既豪华又别致。门厅前除了一个不太大的跑马场外，还有一个绿茵葱葱的高尔夫球场。球场四周由众多的棕榈树环抱着，形成一圈绿色环带，把整个建筑衬托得更加典雅秀丽。

西园正雄回到别墅已是午夜时分了。在回来的路上，他想象着妹妹西园纯子见到他的那副高兴的样子，说不定还从

日本带给他一件礼物呢。

可是当他满心喜悦地跨进别墅的客厅时，只见到那两个去机场接纯子的属下，脸上布着阴沉沮丧的神色，垂手弯腰地立在那里。

“纯子小姐呢？她现在在哪儿？”西园正雄的心一紧，虎着脸问。

“先生，我们到机场后没有见到小姐……”

“我们四处查寻打探，有人说看见一位漂亮小姐搭一辆‘的士’走了，去向不明……”

两个属下的话音未落，脸上便响起“啪”、“啪”的耳光声，然而他俩的头和胸脯一下比刚才精神了许多。

“咳！咳！”

“两个蠢材，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，我岂能饶了你们！”西园正雄气急败坏地叫骂着，“明天之内找不到纯子小姐的下落，别来见我！听明白没有！蠢货！”

“咳！咳！”

两个纯正的日本武士形象的打仔（爪牙），挺胸昂头地大声应着，没有丝毫的怨恨情绪，转身离开了客厅。

“西园先生，别发这么大的火嘛。依我看哪，小姐丢不了，明天保准她会自己来找你的。”随着一阵娇嗔嗔的声音，一个姿色艳丽的女人从楼上走下来。

她身披一件薄如蝉翼的淡红丝缕睡衣，一对高耸挺立的豪乳和雪白浑圆的玉臀清晰可见。她甩着细长柔嫩的大腿走到西园正雄的身边，伸出双手，捧着西园正雄的脸柔声道：

“看把你气得，好让人心疼哟！”

她见西园正雄气呼呼地没理她，便不住地抚摸西园正雄

那宽阔的胸脯，用身体把他拥到沙发上，一头扎进他的怀里。

西园正雄心里焦躁不安。万一纯子有个什么好歹，如何向父母交待？他很清楚，纯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甚至是父母的生命依托。她漂亮纯朴，性情温和，家中虽然只有他们兄妹两人，但父母凡事总护着她。然而纯子并不仰仗父母的威严来欺辱他，反而处处让着他，关心他。因此，他不仅深深地疼爱纯子，也深深地感激纯子。

可是现在纯子突然失踪了，这给他的打击太沉重了。若是父母知道了此事，一定会找来跟他拼命。

纯子这次来港参加“亚洲小姐”竞选活动，事先他父亲西园俊一就给他打过长途电话，要他做好纯子到港的一切准备。比如她的兴趣爱好，喜欢吃的食品，以及玩耍的方式，就连纯子夜里常常梦吃的事都谈到了。

尽管西园正雄对这些都很了解，父亲仍然在电话里喋喋不休，并且再三提醒他，母亲对他能否照顾好纯子一点也不放心。父亲足足讲了两个半钟头才很不情愿地放下电话筒。

西园正雄想到此，不由得全身发怵，额上渗出密密的汗珠。他皱着眉头看了看怀中的艳妇，把头扭到一边。

如果在往日，他会忘情地将她紧紧搂住，拼命地把她全身吻个遍，随之将她死死压在自己身下，死去活来地缠绵。

可这时他对她一点兴趣也没有，他猛地把她从怀里掀开，从沙发上跳起来大声嚎道：

“纯子！我一定要找到你！你在哪儿！你在哪儿！……”

西园正雄发狂的声音使那艳妇感到恐惧不安，她战战兢兢地从沙发上爬起来，双手托着西园正雄的肩头，凄然忧伤地说：

“西园君，别这样嘛，我好害怕呀！”

西园正雄低头凝视片刻，猛然将她抱起，抛在宽大柔软的沙发上，然后不顾一切地扑过去。他用手粗蛮地剥开她那件薄衫，在她身上狂吻乱吮着，接着在她身上使劲地揉搓起来。他把心中的忧郁和恼怒全都倾泄到这个女人的身上，把她弄得尖声吟叫。

“西园君，轻点儿嘛，弄得人家好痛呀！哎呀，西园君……”

可是西园正雄像是什么也听不见，反而更加猛烈地在她身上发泄着，似乎要把她撕得粉碎才肯罢休。

2

一辆黑色奔驰轿车在一堵高墙铁门跟前停下来，从车上走出一个大汉，到门边按响了门铃。不一会儿，大铁门的灯亮起。一个侍者从门窗往外望了望，大铁门缓缓地自动启开，轿车一溜烟地驶了进去。

黑色奔驰轿车在一幢豪华气派的大楼前停住。满脸络腮胡须的大汉和另一个大汉将纯子从车里拉出来，一人架住她的一只臂膀走进这幢楼的大厅。

大厅内显得格外阴森，两边排着十来个敞胸露臂的壮实大汉，个个像庙宇古刹里的黑金刚，面容凶煞，叉腰怒目站立在那里。

大厅正中有一张宽大的高靠黑皮椅子，上面坐着一位身穿白色丝织薄纱裙衣的年青女郎。她眉清目秀，仪态端庄，清秀油亮的黑发更使她显得清丽俊俏。

可能是她有意要将这个大厅设置得这么阴暗。这里没有

强烈炫目的灯光，只有四周墙上亮着几盏昏暗的壁灯。整个大厅里一片沉寂，使人感到惧怕。

“少帮主，按老爷的吩咐，将这东瀛靚女带来交你处置。”络腮胡须大汉突然大声向那位女郎报告。这声音一下打破刚才的沉静，使人感到毛骨悚然。

“好吧，你们二位可以回去了。我知道怎样处置。”那女郎低沉柔缓地说道。这清润细柔的声音与这里的环境和气氛一点儿不融洽，听起来有些异样。

待那两个大汉离去后，那位女郎从高靠黑皮椅子上站起来，轻盈地走到纯子身旁，动手解开捆在纯子手腕上的绳子，又取出塞在纯子嘴里的手巾，说：

“怎么这样对待一位美丽的天使呢，真是些畜牲。”

纯子揉了揉已经有些麻木的手腕，没好气地大声叫嚷：

“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，你们这些魔鬼，快放了我！”纯子响亮的话音立刻在整个大厅里回旋。

“小姐，请不要这样，这是没有用的。”那位女郎冷冷地微笑着。

“你们到底为了什么，怨恨或是金钱？我要控告你们！”

“小姐，请别误会，我们什么也不为，只是出于好客，懂吗？”女郎用手轻轻拍了拍纯子的脸，“这么美丽的天使，先报一下你的芳名吧。我若是位男士，一定会马上爱上你的。”

“我叫西园纯子。”纯子无可奈何地说，“我是来香港参加‘亚洲小姐’竞选活动的，若误了我的事，我们全家不会饶了你们。”

“哦，难怪呢，上帝见了你都会动心的。”少帮主讥嘲地一笑，接着说，“你就是那个西园正雄的家妹吧。既然是西园

俊一的玉女千金，那我一定会好好款待你的。”

“你，你怎么知道我哥哥和我父亲呢，你还知道什么？你……”

纯子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她两眼惊疑地直视着那位少帮主，心里暗自思忖，一定是西园正雄与这位女郎结了什么怨，因此挟持她来报复西园正雄。她想这下完了，落在他们手里，必将大难临头，竞选之事已是非份之望了。想到这里，头脑一阵昏眩，踉跄了几下便晕倒在地上。

“阿珍、阿玉，来把这位小姐扶到楼上客房去，不准任何人碰她。若有闪失，我对你们不客气。”少帮主向身边的两位女侍从吩咐后，便上楼回房去了。

少帮主华秋凤是香港“龙头帮”老大华振山的独身女，别看她平时红装素裹，娇柔俏丽，可是一旦惹她发怒，杀人一点儿也不会犹豫。若有哪位男士要在她面前轻佻逞狂，定会饱受苦头。

2年前的一个盛夏，华秋凤带着2个女侍从去浅水湾浴场避暑。她在海水里狂游一阵后，便爬起来钻到五彩蘑菇状的太阳伞下，仰躺在舒坦的沙滩上。

她那身红蓝相间的比基尼泳装展现出她美丽的身体曲线。那高耸圆实的乳房，洁白柔嫩的手臂和大腿，令在场的众多男士望而生羡，忍不住向她投去色迷火辣的眼光。

华秋凤闭目休憩，不一会儿便感到有一只大手在她的手臂上滑动，同时听见一位男士的声音：

“啧啧啧，太美了。多么蓝的海，多么美的妞，跟我们一起玩玩吧？”

华秋凤睁开眼，没有挪动身子，只是轻轻拨开他的手，泰然自若地缓缓说道：

“请你放规矩点，不要惹老娘生气。”

“嗨，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妞！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那位男士的同伴们也哄笑起来。

那位男士更加得意了，一只手悄悄向华秋凤的胸脯伸去。当那只手就要触到胸脯上的那个圆丘时，华秋凤侧身一滚，左脚一抬，正踢中那人的下颌，痛得他抱头乱嚎：

“哎哟！好痛啊，快上！”

随着这个声音，六七个男士一下围了上来。华秋凤从地上一跃而起，双手抱胸，等他们先下手。

2个矮而壮实的小子首先出拳向华秋凤的面部和胸部击去，华秋凤向后一仰一侧闪开，随即飞起右腿踢中其中一个的腹部，接着一个大旋转，飞起左腿踢中另一个的胸脯，两个小子都倒在沙滩上直呻吟。其余的人见状，没有一个敢上前，只是呆呆地看着她。

华秋凤走回太阳伞下，侧身躺着闭目养神，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。

那几个好色狂徒见这女人非同一般，赶紧走开了。

20年前，华秋凤一家居住在台湾台北市的郊外贫民街里。父亲在一家车行干事，母亲无事可做，在家里照看只有2岁的华秋凤。

一天，华振山受车行老板之托去外地收帐。几天之后，他从外地返回车行，匆忙向老板交了收回的帐便往家里去。当他到了家门时，看见两扇门紧闭着，屋里空无一人。他心急

如焚地向左邻右舍打听母女俩的下落，终于在一个朋友家里找到了女儿。

正在啼哭不止的女儿一见父亲回来，两手抱着华振山的脖子大声哭喊：

“爹，我要回家！我要妈咪！”

“阿凤，妈咪呢？”华振山抱住痛不欲生的女儿大声问道。

“妈咪……不在了……”女儿话没说完又嘶哑地哭起来。

这揪人心肺的哭声使华振山和他的朋友眼泪横流。华振山放下女儿，奔过去用双手抓住朋友的肩头使劲摇晃，大声吼叫道：

“你说，我老婆到哪儿去了！你说呀，怎么不说啊！”

“华哥，你老婆她……她投海自尽了。”

说完，他从衣兜里拿出一张浸满泪水的字条，交给华振山，又说，“这是你老婆留下的，看完你就明白了。”

华振山接过那张不大的字条，用手拭了拭迷蒙模糊的泪眼，急不可待地看起来。看着看着，他猛地攥起拳头，眼里闪着可怖的凶光，仰头大吼道：

“申德利，你这个畜牲，我要宰了你！”

华振山边吼边丢下女儿就往外奔，他的那位朋友死死抱住他，说：

“华哥，你不能去！孩子还小，暂时忍着点吧……”

“爹哋，我要妈咪！我要妈咪！……”华秋凤扑过来抱住他的大腿哭喊着。

“阿凤，爹要去给你妈咪报仇，等我宰了那个魔鬼再带你一块走。”华振山流着泪低声哄劝小秋凤，又转身对他朋友说，“阿仔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我怎能咽下这口气，枉为七尺

男子汉呀！你帮我照看一下秋凤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“华哥，你千万要小心。你是知道的，申德利奸诈狡黠，身边又有凶悍的保镖护卫，莽撞而去会吃大亏的！”他沉寂片刻，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“对了，申德利爱去‘梦春楼’泡妞，说不定现在正在那里，这倒是个好机会。”

“对，我想起了，他的那个情妇叫‘香玉’，我就在那儿收拾他。阿仔，你在岷港为我准备条船怎样？”

“华哥，你放心好了，完事后你径直去岷港，千万当心！”

“兄弟，拜托了。”华振山双手一拱，转身奔出木屋，消失在灰暗的夜色中。

他从阿仔家出来后便直奔“梦春楼”，在大门口撞上申德利的两个贴身保镖，还没等华振山开口，两个保镖就认出了他。

“华哥，怎么今天有雅兴跑到这里来泡妞？”

“唉！心里遇有不快之事，来消遣消遣。”

华振山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答道。“怎么，你们二位站在这儿干啥，进去玩玩嘛，今晚由哥们儿开销。”

“这……这怎么好让华哥破费呢？”两个保镖正在心痒身躁，这样何乐不为？但却又故意推诿。

“唉！小意思，都是在外混的弟兄，何必讲个你我呢？”说完后他又高叫一声，“干娘，还不出来招呼客人！”

只听一个奶声娇柔的声音从堂房里传了出来：

“哟哟，几位大爷真是贵客，失迎了！失迎了！”

随着这个声音，一位打扮艳丽、身体肥腴的中年女人奔了出来。虽然她已经过一番精心的粉饰打扮，却难以掩饰她渐失魅力的脸上的少许皱纹。